

一枝一叶总关情

□胡德强

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出自清代郑板桥的题画诗《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》。

全诗语言质朴，由竹入手，托物言志。“衙斋”点出诗人官员身份。身为一介官员，难得片刻静卧，然而，庭院中七八株手植的修竹，清风拂过萧然作响。虽无风雨，诗人却满耳风雨之声。这是民间疾苦的声音啊！一个“疑”字，道尽诗人爱民之心，凸显牵挂百姓之情。心中记挂着百姓疾苦，官职的大小就不在诗人的考量范围了。事无大小，一枝一叶，只要关乎百姓疾苦，都牵动着诗人的心。表面上，诗人在咏竹，实际上是喻民间疾苦。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透过诗的表层，人们往往能看清诗人的价值取向。

郑板桥（1693年-1766年），名燮（xiè），字克柔，号理庵，又号板桥，人称板桥先生，江苏兴化人。郑板桥为康熙年间秀才、雍正十年举人、乾隆元年进士，是“扬州八怪”重要代表人物。他一直坚守着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初心，然而，“一枝桂影功名小，十载征途发达迟”，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，近50岁的郑板桥才得到一个县官的职位。他做山东范县知县时，不拜权贵，拒纳贿赂，体察民情，秉公执法，常着便服去乡察访，为百姓解危济困。有一年，族中亲戚修书，欲进衙门供职。读毕来信，郑板桥以“岂能为私人谋枝栖”断言拒绝。这样的郑板桥，自然深受众望。所以，民间一度流传过这样的民谣：“郑板桥是清官，不图银子不爱钱。”

乾隆十一年（1746年），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知县。“行尽青山是潍县，过完潍县又青山”，潍县给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完美，但更多的不完美正等在未来的路上。

郑板桥任职潍县七年，有五年曾发生旱灾、蝗灾等灾情，民生凋敝，哀鸿遍野。他主动“捐廉代输”，拿出一年的“养廉银”，代交赋税，救民于水火。然而，一年的“养廉银”如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迫于无奈，他决定开仓赈灾。据《重修兴化县志》记载：“燮开仓赈贷，或阻之，燮曰：‘此何时？俟辗转申报，民无孑遗矣。有谴，我任之！’发谷若干石，令民具领券借给，活万余人。”

1753年，郑板桥以为民请赈忤大吏而去官。“乌纱掷去不为官，囊橐萧萧两袖寒。写取一枝清瘦竹，秋风江上作钓竿。”临别前，郑板桥写下了这首诗。郑板桥离开潍县时“百姓遮道挽留”，走后“家家画像以祀”。

郑板桥诗写得，书、画同样了得，世称“三绝”。他爱竹、画竹，“举世爱栽花，老夫只栽竹”。“竹”字，初见于商代甲骨文，本义即竹子，多年生常绿植物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竹，冬生艸(草)也。象形。”竹，高挑飘逸，空心外直，可比人的谦逊品性，为历代文人称颂。

郑板桥《竹石》诗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于内心深处，坚守刚毅正直、清廉为民的高尚情操。

作为“扬州八怪”的代表人物，他看似怪诞，可几分真善、几分诙谐、几分豁达又蕴含其中。这并不难理解。像郑板桥这般官场上的清流，断不肯同流合污，于诗、书、画里抒发一下胸臆和情感，又何妨？为此，他自称“四时不谢之兰，百节长青之竹，万古不败之石，千秋不变之人”。何谓“千秋不变”？应该是指他守正不阿的品性和勤政为民的理想信念。

记忆中的手表

□张泽森

收拾抽屉旧物，我发现了躺在角落里的手表。

这是一块老式机械表，是1981年我刚参加工作时买的，也是我的第一块手表。我什么时候把它放在这里的，已经记不清了。

我用纸巾轻轻擦去手表上的灰尘，旋动表弦，上了几圈后，秒针竟然跑了起来，滴答滴答的声音让我想起了买手表的往事。

1981年，高考落榜后，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。当时和我一个办公室的两位老师比我参加工作早，且是公办教师，他们两人都戴着手表，一抬胳膊闪闪发光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帅呆了”。

我当然也希望有一块手表。可是，手表在当时是奢侈品。

两位同事的手表是“上海”牌的，全钢防震，每块125元。我那时每月的工资是18元，买块手表几乎要一年不吃不喝，就算是每月工资30多元的公办教师，也要攒近半年的工资才敢入手。高考落榜已经搞得我灰头土脸了，怎么好意思再向家里要钱买手表。

知子莫若父。父亲看透了我的心思。一天晚饭后，父亲一边抽着旱烟，一边说：“不管怎样，你现在也是有工作的人了，等秋天收成好了，咱也买块手表。”我嘴上说不要，但心里却像吃了蜜一样。

我家的一位堂哥正好在青岛手表厂上班。秋收过后，父亲真的去青岛给我买手表了。当他找到我那堂哥，说明要买手表的情况后，堂哥说，他们厂生产的“金锚”牌手表每块要80元，还有一种内销表的差不多，每块才50元，不过需要内销券，如果要的话，他可以想办法搞到。当

时为了给我买表，父亲准备倾其所有，所以，当听堂哥说有内销表，父亲高兴得不得了，连忙说“工农兵”牌的好。当拿到手表时，父亲不顾堂哥的挽留，当天就买了车票回到家里。当我把那崭新的手表戴到手腕上时，感觉心跳声盖过了手表的滴答声。

第二天来到办公室，老师们听说我买了手表，都争着瞧新鲜，这个放到耳朵上听，那个把“上海”与“工农兵”对比着看。在大家的赞扬声中，我都有点飘飘然了。

当时有一种说法，“穿皮鞋高抬脚，戴手表挽袖子”。我虽然也很想让人家知道我戴着手表，但上课时不好意思在学生面前挽袖子，还把表往衣袖里藏了藏。虽然如此，我一手拿着课本，一手写板书时，还是被眼尖的学生看到了。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：“老师戴着手表！”课堂的安静一下子被打破了，有几名调皮的男孩跑上讲台扯我的衣袖，其他同学一见，都呼啦啦跑过来把我围了起来，就像“粉丝”追明星。

我那时刚高中毕业，比我教的初中学生大不了几岁，平日师生关系比较融洽，所以出现了这次“群体事件”。看到学生们激动的样子，我知道没法上课了，干脆把手表摘下来，让他们看个够。当年的农村学生虽然见过手表，但多数都没有亲手摸过。学生们小心翼翼地传看着，有时几个人的耳朵凑在一起，听那滴答滴答的声音……

岁月如斯，半个世纪不到，戴手表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如今的手表更是被不少人当成了装饰品。现在戴上手表，即便是把袖子挽得再高，也少有人再一脸羡慕地多看几眼了。

暗夜中的亮光

□李培哉

有些事，有些人，虽然时隔多年，仍如暗夜中的光一样闪烁在生命里。1959年，我带领坊子60名民工到寿光参与羊口盐场的建设。我们自带小推车、铁锹及行李卷，走了两天才到达目的地。住处非常简陋，用木棒支起架子，上面铺上草，雨天外边下大雨，屋里下小雨。当时是军事化管理，出工、收工都有人吹哨，十分钟就要拉起队伍。三顿饭都在工地吃，走五公里到工地，开始一天的筑坝活。

记得那是四月的一天，乌云密布，北风呼啸，我们接到通知，当天不出工。睡梦中，我被一声喊叫惊醒，只见海水已灌进住处，大家乱作一团到处跑。有三个妇女跑到我跟前大哭起来，我领着她们向南跑，可来到河边，傻眼了，海水倒灌，水已很深，根本过不了河。往回跑，住处已空无一人。我们又走了30公里，去大家找筹建处，好不容易到了筹建处，被告知潮水已退了，让我们回去。

我们一直走到天黑，又渴又饿又累，有一个妇女还累得直哭，我也心慌、害怕，但只能壮起胆子带领她们摸黑往住处走。快要崩溃

时，我们发现远处有一道亮光，循着亮光奔去，发现是一个小屋，周围有被圈起的羊群，放羊人坐在只能躺下一个人的炕上。

我进屋就叫大爷，放羊人一笑，我再看，年龄比我还小。我说明来历，放羊人随即拿出一个面袋子，大约有三斤粗面，大家动手和面、烧火、贴饼子。不一会儿，热腾腾的饼子熟了，我们狼吞虎咽，将三斤面饼子一扫而光。我再次求助放羊人，求借宿一晚。放羊人看看那仨妇女，我见状说：“你睡你的炕，我们四人在地下就行。”我安排仨妇女在里面，我在门口处把门，顾不得地下湿和脏，倒头便睡。

第二天，回到住处，领导正在点名，一见我们，激动地说：“没想到你们还活着！你一人带着她们三个人，功劳不小！”后来，我们从我们四人的口粮中拿出六斤白面，还给放羊人。

遗憾的是，当时没问放羊人的姓名，如今，六十多年过去了，可每每看到暗夜中的亮光，我总会想起那个夜晚救助我们的放羊人。

